

## 我懷念的方善桂顧問伉儷

中國銀行在香港服務至今已有一百零五年，在這段悠長的歷史進程中，多位前輩的豐功偉績，令人欽佩。當中方善桂老前輩具謙謙君子風範，是我在港中行工作時的一盞明燈，指引我前行。

方善桂顧問1914年在上海出生，上海交通大學畢業後留學美國深造，獲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銜，1950年從北京調任到中國銀行香港分行，負責經濟金融調研及接見部份來訪外賓的外事工作，期間方博士與他同年在北京出生、英國劍橋大學畢業的陳紘顧問，兩位舉足輕重的甲寅虎元老，是我行屹立香港的一對重要支柱。

筆者在未加入港中行前，已聽聞方博士的大名。1980年中芝興業財務公司（CCIC）成立，是首家中行與美、日銀行合資的財務機構，其董事總經理均是美籍人士，為方便與國內人士溝通，他們各有中文譯名：第一任董事總經理 DAVID WARNER 的中文譯名是戴華納、第二任 GEORGE BERGLAND（1928-2019），方老曾經提及是由他經過仔細考慮後譯作「貝格蘭」的。多年後，我看到貝格蘭先生在他的自傳（2018年完稿）中特別詳述此事：『我的中文名字，是中國銀行（香港）的高級副總經理方善桂博士親自認真地根據個人形象、性格、兼顧中西發音構思而成的，「貝」字是指貝殼或錢幣，「格蘭」二字是指蘭花（象徵品格高尚或真摯友誼）。方博士是引用《孔子家語》：『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方博士在1983年4月6日把「貝格蘭」這三個字親自送給我，真是我一項重要的榮耀。』（\*貝格蘭自傳原文附後）

我在1992年中獲聘加入港中行辦公室。是年適逢港中行在港成立75年，準備編印一本紀念特刊。我的第一項主要工作是把辦公室精心編纂的特刊內容翻譯成英文。很感激當時領導為我安排了一個安靜的房間，讓我能專注工作，但最幸運的是能與多位領導前輩在剛落成不久

的中銀大廈十三樓辦公，方便隨時匯報或請示，當中自然包括了既親民又早已認識的方善桂博士。

方博士當年已從高級副總經理榮休，續任港中行顧問，仍每天上班。因為工作上的需要，經領導特別允准後，我可直接向方顧問請教。於是這位博學多才的前輩便成了我往後工作上的導航明燈。

記得我在完成 75 週年紀念特刊第一部份的翻譯草稿後，便送交方老審閱。第二天早上便獲他約見。當時我坐在他辦公桌對面，雙手接過老人家退回給我的譯稿，大概有五、六頁，立即翻開看，怎料從頭到尾光潔如新，心想：『全對？一百分？無可能。不肯收貨？不願意閱改？真的這麼差？是他沒有時間批閱？…』抬頭見到方老正在微笑地端詳着我一面狐疑的神色，緩緩地拿出一疊小紙張，和靄地開腔了：『我們來研究一下你的譯文好嗎？』然後就要我把草稿平放在桌上，開始按他自己小紙張上做的「筆記」從頭解說。他先點出有問題的地方，根據相應的中文內容引導我主動理解、修改不恰當的用字，以求準確地表達中文稿的原意。方老觀察力敏銳，看到我沈吟不語，遲遲未有動筆修改時，他便耐心解釋或再給我提示，當時因為自己太專注思考文字上及內容上的修正，以達到他的要求，故未感受到這是一種罕有的鍛鍊，幫助我增進寫作及翻譯工作的技巧。

75 週年紀念特刊是港中行辦公室一本精心整理的中英文製作，內容包括中行成立的歷史和在香港經營 75 年的簡介、組織架構、業務成果及概況等。第一篇：行史簡介，敘述時段是清朝之後的中國現代史。在香港的中學，中國歷史課程範圍祇是涵蓋到清代，所以我對清朝以後的史實很陌生，幸得方老耐心詳盡地向我講述那時的歷史背景，才得以明瞭中行發展沿革，這課中國現代史，由學貫中西的方博士親自面授，幸運的我畢生難忘。

1994 年 5 月 2 日是中國銀行在香港首次發行港元鈔票紀念儀式的大日子，是香港回歸前中國銀行歷史上一個重要進程。在中國銀行總行

和中國人民銀行的領導和大力支持下，香港中銀集團領導認真組織力量，推動一系列的籌備工作，並由港中行組成發鈔工作小組，統籌並配合有關部門有序進行大量具體工作。方顧問以其將屆 80 歲高齡參與其中，再作貢獻，特別對首次發鈔必備的宣傳刊物及各類紀念品的英文譯稿把關審核，付出心血，其中一項是港中行彙編了一本中英對照、圖文並茂的「中國銀行發行港幣鈔票紀念冊」，記載整個發鈔歷程，紀念冊的英文內容自然由方博士審核。他處事認真，閱改譯文一字不漏，略有偏離中文原意的，他都要更正，令我感受到壓力。除了新鈔紀念冊外，還有中英對照的各類發行新鈔的宣傳刊物和紀念品介紹，五種面額的新鈔票印有不同圖案，包括正面的香港中銀大廈、行標及花卉，背面的香港風貌在中文原稿都有細緻的描述，翻譯這些新鈔圖案介紹時，要準確無誤地展現中文原文，達到方顧問的要求，確是不易。幸而通過他的耐心指點和教導，發鈔特刊和宣傳刊物均能如期完成。記得有一次在完成修改譯稿，正準備離開方老辦公室時，他忽然對我說：「閱讀你的文章，我覺得很舒暢。」他對我的鼓勵，令我受寵若驚，除了向他道謝之外，還覺得十分欣慰。

通過 20 多年來的互相交往，方善桂伉儷與我和我的丈夫成了莫逆之交，在一次閒談中，方太太與我們分享了她與方博士的愛情故事。話說方博士與方太太朱惠珍女士初相識時，正是方博士要由上海赴美深造前不久，在一見鍾情及堅守不移的情況下，方博士與朱女士互相許下承諾，話別後，便乘船前往美國求學。剛巧遇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發生，日本在中國北方蠢蠢欲動，中國與外國交通與通訊都不方便，全是靠船運，需時過月，甚至數月才能抵達美國。起初書信還可互通，隨著戰爭情況惡化，寄出的書信要經新加坡、印度、英國等地才可輾轉寄到美國，初期需時一個月，後期要數個月才收到。不過，在戰亂時期，能收到訊息已是好事。朱女士是家中長女，她還有妹妹們待嫁，按傳統觀念，長女未嫁，隨後的妹妹們不能先出閣，父母不斷催促，但朱惠珍女士不為所動，堅持要等下去。方博士在美國畢業後，還要等到戰事結束，中西交通恢復，才能成功回國，與朱女士成

婚。最終，相愛者成就美滿姻緣，情比金堅。

方太太是在上海出生及長大，就讀於中西女中及光華大學。她雍容華貴，淑德端莊，陪同方博士出席各大小場合，都得體大方。最佩服她還能烹調出一手上佳的上海菜，我們曾多次品嚐到她親自下廚做的燻蛋、元蹄、燻魚、雲腿雞湯等，令人齒頰留香，現今想起仍回味無窮。

方顧問精通中英文，學識淵博，翻譯工夫超卓，常引經據典，別具深意，他翻譯的功夫，曾延伸到前香港海外銀行家會所（The Hong Kong Overseas Bankers Club, 1995年易名為香港銀行家會所），是以外國銀行為主的香港中外銀行家聯誼地方。據說會所於1981年開業時，餐廳的中文名字也是方博士翻譯的，例如頂樓宴會廳（Harmony Room），譯名祥和廳，中菜廳（The Dragon）名為龍廳，西菜廳（The Treasury）名為金谷廳等。後來與方博士伉儷到會所進餐時，多位會所職員還認得這對老人家，曾在會所服務23年至退休的林志強經理，對方博士伉儷印象尤為深刻，力讚他們是一對高貴大方的會員。

最近與香港銀行學會（由英國銀行學會在1963年成立香港分會，1995年正式改名成為香港的獨立非牟利組織）前總幹事丁黃儀娟女士閒聊，她提到方善桂博士的行事作風，曾留給她非常深刻的印象。90年代初，丁女士曾經就一項學會關注的銀行業問題（具體項目她已忘記）向時任學會會士的方善桂博士當面請教。方博士細聽問題後，沉吟一會兒，然後對丁女士說：『這個問題我暫時未有答案，讓我再考慮一下罷。』丁女士在感到有點失望之餘，心中祇好暗自盤算再另請教高明。沒料到數天後，她收到方博士派專人送上的信函，內附針對該問題的詳盡中文研究報告，再加上一份英文摘要，以標點形式分段綜合中文內容（因為當時銀行學會的文書記錄全是英文）。而最令丁女士感到驚訝的是方博士的面函措辭，大意寫道：『我對問題的看法只是片面的個人見解，仍有待揣摩各界高見，加上我的英語水平不足，未能精準表達，尚祈見諒，並請多加指正。』丁女士憶述這件事時說，

她當年出任香港銀行學會總幹事，認識到本港各方的銀行領導，以方博士的學歷知識，已居業界翹楚地位，其處事態度認真，言而有信，兼具這種謙卑的品性，實屬罕見，令人肅然起敬。

我在港中行工作的資歷短淺，入行時方博士已是榮休顧問，對他以前的功績所知不多。中銀資深前輩陳介生先生曾于2002年，在《中苑》發表一篇題為《哈佛博士建功中銀——懷念方善桂先生》的文章，介紹方老在港中行的重要貢獻，可參閱。

方博士於1999年辭世，方太太亦於2014年離開我們。我有幸能在方善桂博士任顧問期間得到他的指導，敬佩他處事態度認真，對上下人等都彬彬有禮，和藹可親，更感謝他對我循循善誘的教誨，如明燈指引我前行。方太太的雍容華貴形象和她的精湛廚藝，也長留在我心中。我永遠懷念和敬重方善桂博士伉儷，這一對亦師亦友的老人家。

\*貝格蘭先生自傳的英文原文：「…… my “Chinese name” was taken seriously enough to have its design done personally by Dr. Fong Shan-Kwei, Senior Deputy General Manager of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Such names are designed to be a combination of similarity to one’s western name and to one’s perceived (or desired) character. My Chinese name has three characters. The first, bei, means shell or money; the second and third, galan, meaning orchid (symbolic of noble character or true friendship). As Dr. Fong pointed out, Confucius said “to associate with people of noble character is like going into a room full of orchids.” Dr. Fong presented this name to me on April 6, 1983, an important honor. ……」